

# 方舟他们发现力健公司一直在作假

8



海岩 金凌云 著  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中都时报年轻的发行员祝五一单纯莽撞,一次偶然的机缘,他“劝降”了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。这只是一个误会,却使他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——被聘为记者。在社会部主任萧原的安排引导下,祝五一逐步学会了在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辨别真假。与此同时,他与女人质沈红叶在相互伤害又互证清白的过程中滋生了爱情;然而,另一段感情也在隐秘萌发……

## [上期回顾]

经沈红叶介绍,祝五一进入了力健公司。在这里,曹大伟成了他的上级。更让祝五一郁闷的是,他们的郭经理很快就发现,祝五是顶着强奸罪被报社开除的。

## 社会小说

午饭后,祝五一走出宿舍。曹大伟在走廊里拦住他:“哪儿去呀,请假了吗?”祝五一冷冷地说:“报告,拉人头去。”曹大伟冲宿舍里叫了声:“黑子!”黑子应声而来:“曹主管,有何吩咐?”“你跟他搭伙去拉人头吧。”

祝五一和黑子紧随其后,两人一前一后到了公交车站。车站上人流拥挤,祝五一和黑子混在人群中,焦急地等待着。一辆公交车进站,人们拥挤着上车。见祝五一站着不动,黑子问他:“上不上啊?”祝五一说:“这么挤,怎么上啊?”

黑子打着火点烟。就在车门即将关闭的一刹那,祝五一忽然一个箭步冲上去,挤上了汽车。车门关上的同时,他象征性地冲黑子喊道:“快上来啊!”黑子反应过来时,汽车已启动。

公交车到站。祝五一下车,疾步向对面的一条小街里走去。他走进一家茶馆,走向一间包房。包房里,萧原已然安坐,虚位以待。祝五一从包里拿出一盒力健内裤:“这就是他们卖的神奇内裤。”萧原接过来看了看,装进包里,问道:“这两天情况摸得怎么样?”

“肯定是传销,不会错。”“都录音了吗?”“录了一部分,不知道清不清楚。”“你没听一下?”

祝五一掏出录音笔交给萧原:“哪有机会听呀,一天二十四小时身边都有人,人盯人,盯得死死的。”萧原按下录音按钮,录音笔无声无息:“好像坏了。”祝五一接过来鼓捣,同样弄不出声音。萧原掏出另一只录音笔:“拿我的这只吧,有关的证据一定要录下来才行。最好能弄到文字证据,比如内部培训资料之类的。”

沈红叶告诉祝五一:“老六,你

到这儿到底是干吗来的?大伟说,杜总他们怀疑你是来这儿卧底的。”祝五一暗暗吃惊:“卧底?没有啊!”

“你卧底也没关系。你救过我,我不会出卖你的。”“我真没卧……我真不是卧底。”“我不管你是不是,反正你自己小心点就行。”

“他们还说什么了?”“曹大伟不让我跟你说。”祝五一恳求地看着沈红叶。沈红叶犹豫了一下,说:“大伟说,如果过些日子你再拉不来人头,就说明你可能真有问题,杜总他们就会对你采取措施。”

祝五一有点紧张:“采取什么措施?”沈红叶:“不知道。要不,你自己先跑了吧。”该怎么办?祝五一想了半天,终于有主意了。

夜深了,宿舍里一片黑暗。祝五一悄悄看看周围,见曹大伟等人睡了,便用被子蒙住头,开始写短信。短信发出后,他仍然蒙着被子静静地等候,直到收到回复。看完短信,他的表情放松下来,正要关机,被子忽然被人猛地掀开了,他吓得叫出声来。

几个黑影站在床边,个个面目狰狞。一只手电光芒刺目,照住他惊慌的面孔和手里的手机。曹大伟厉声问道:“三更半夜的,给谁打电话?”祝五一惊魂未定:“给……给我表哥。”“哪儿的表哥?”“老家的。”曹大伟阴沉沉地问了一句:“你们说什么呢?”

第二天下午,曹大伟和黑子跟着祝五一一起到了中都火车站,站在出站口守候着。出站口倾泻的客流里,韩振东的身影晃悠悠地出现了。他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,背着个大包袱,四下张望着朝站外走来。祝五一口呼“表哥”,迎了上去。

祝五一领着韩振东到财务室办

手续。女会计接过韩振东手里的一叠钞票,数了数收进抽屉,然后将一盒保健内裤交给韩振东。韩振东问:“发票呢?”女会计反问:“什么发票?”韩振东说:“买内裤的发票,还有我刚才交的加入费,也得给个凭据吧?”

女会计不高兴了:“你交了钱,我也把货给了你,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,还要什么发票呀。”她从文件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,“你登记一下。”这是一本员工花名册。韩振东看到上面的姓名都是依据上下线关系登记的,形状如同金字塔。“祝五一”上面是“沈红叶”,而“沈红叶”上面是“曹大伟”……

祝五一把签名的位置指给韩振东。韩振东在“祝五一”下面写上自己的假名:“祝佩忠”。他又翻了翻花名册,却被女会计收回,放回文件筐里。韩振东和祝五一注意地看了看那个账本,转身走了。

祝五一带着韩振东进了食堂。曹大伟和黑子等人坐在一桌,见他们进来,议论纷纷:“……你别说,他还真开胡啦。逼急了还不都得先从亲戚下手……”

议论声中,曹大伟盯着祝五一和韩振东,一言不发,面色阴郁。祝五一和韩振东打了饭,在远离曹大伟的一个角落坐下。韩振东低声说:“萧主任让我告诉你,那个女人已经恢复记忆了,愿意给你作证。你那个事马上就能真相大白了。”

一个小区里,方舟将一张照片递给物业经理:“徐志国是住这个小区吧?”物业经理看了看照片,这是一张中年男人的头像……

照片上的中年男人在力健公司会议室里现身,站到杜总身旁。杜总介绍说:“这位是徐志国先生,本公

司骨灰级元老之一。江湖人称‘徐百万’的,就是他!下面,就请他告诉大家他的办法。大家鼓掌欢迎。”

台下一阵掌声。徐志国矜持地挥挥手。待掌声止住后,他说:“杜总叫我,我可不敢不来。可以说,没有杜总,就没有我徐百万的今天。当初,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认识了杜总,加入力健公司后只干了不到两个月,准确地说是五十七天,就挣到了我的第一个一百万……”

方舟跟着物业经理来到一户人家门口,门上涂满“欠债还钱”等标语。方舟问:“徐志国还住在这儿吗?”经理摇头:“没有。前段时间讨债的络绎不绝,邻居都烦了,他哪敢再住?”“他怎么欠的债?”“具体的不清楚。不过,我们来处理过几次,听那些人说,他们都受了骗……”

力健公司会议室里,徐志国继续授课:“关于拉人头,我相信大家在杜总的教导下,已经学到了很多技巧。我今天来,主要就讲两点。第一点,必须让对方相信,这是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。没有人会拒绝发财的机会,你说得越坚定,对方就越有可能动心。”台下一阵会心的笑。徐志国接着说:“第二点,必须让对方相信,这个产品的质量是有保障的。这个我们说了不算,人们更相信专家,所以要请专家替我们说话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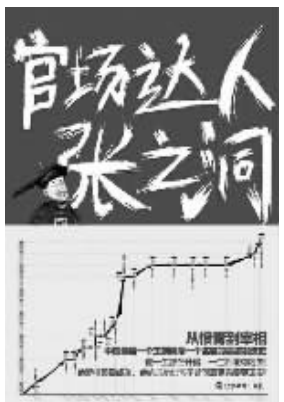
他举起手中的一本内部资料手册,指着上面的专家照片……

照片上的专家在他的办公室里,接受了中都报记者刘成的采访。他说:“现在有些人为了发财,什么假话都敢说!力健公司我听说过,但我从来没答应过要为他们做产品宣传。他们再这样侵犯我的名誉,我是要起诉他们的。”

刘成一边听,一边往笔记本上记录。

# 张之洞成为清流党“一哥”

6



梁纪锋 著  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张之洞——晚清四大名臣之一。他曾被逼成为愤青,又从愤青的道路上走向正途。在他四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,张之洞的为官之道可圈可点:他激进刚正,却审时度势,圆滑机智;他铁腕执政,却左右逢源,上下通融;他为官清正,却公私兼顾,浑然天成……秉承这种复杂、高深的为官之道,张之洞在大清帝国摇摇欲坠的动荡岁月,竟毫发无损,步步为营,屡获升迁,最终呼风唤雨,权倾天下,青史留名。他是晚清当之无愧的官场达人!

## [上期回顾]

张之洞从四川回京城后发现,京城的人事发生很大变化,原来的靠山都靠不住了,要寻找新的靠山,最后他选中了超级愤青李鸿藻做靠山。

## 历史名人

在清流党中,张之洞深受李鸿藻器重,他们性情相近,非常合得来。在清流这个大家庭中,张之洞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温暖,于是他欣然加盟其中。

在当时的京城高官中,李鸿藻是最佳的靠山人选。通过李鸿藻的任职履历,张之洞看出了个门道:慈禧有意培植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势力,想通过清流党来制衡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势力。因此,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,李鸿藻和他的清流党都会受到慈禧的倚重。

张之洞选择李鸿藻,不是无奈的选择,而是双向选择。在他选择李鸿藻的同时,李鸿藻也选择了他。李鸿藻和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同朝为官多年,两人交情甚好,退休在家的张之万虽不能直接关照张之洞,却把这事托付给了李鸿藻。有了张之万的托付,李鸿藻就不得不关照张之洞。

无论怎样,张之洞加入了清流党,被打上了愤青的烙印。对此,他也许不服,但他别无选择。张之洞确实不愿被打上愤青的烙印,加入清流党后,他干的是愤青的活,却不肯背愤青的名,他甚至连清流党的真实存在,都坚决予以否认。他想隐藏自己的愤青身份,然后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别具时代特色的另类愤青。

所谓的另类愤青,就是从本质上和传统愤青有明显区别的新时期愤青。在清流党内,张佩纶、黄体芳、陈宝琛、宝廷等人都是传统愤青,他们激进刚正,逮谁咬谁,而且脖子一根筋,说话不计后果,做事力求极端,不参倒权臣死不罢休。这样的人,倒是一身正气,但极易容易得罪人,特别是容易得罪高级领导人。这样的人,人缘不会太好,早晚会受到打击报复。但这样的人在当时又非常走红。因为传统,他们代表了大多

数人的意愿,关注度非常高,并拥有很多铁杆粉丝。比如说张佩纶,他的粉丝就有很多。

在当愤青的那些年,张佩纶经常穿一件竹布衫,他穿竹布衫的样子很潮很酷也很有范儿。走在大街上,回头率那是相当高。因为很多粉丝都喜欢他这种范儿,没过多久,京城青年尽穿竹布衫。张佩纶的这副打扮,很像文艺青年。他确实是一个文艺青年,一身的文艺细菌,要不是他的孙女也不会成为蜚声中外的女作家——张爱玲!

张之洞倒不想走明星路线,自打加入清流党,他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几个处事规则:1、上书言事,纠弹时政,均以国家、民族和群众利益出发。这事要大干特干,目的是要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。2、对事不对人,不搞人身攻击。原则上不参劾位高权重的大臣,以免日后遭报复。3、一般不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慈禧生气,并要处处替他们排忧解难。4、不搞党派和阶级斗争,要让领导和群众切实觉得自己是一个正直负责的好言官。

张之洞给自己制定的这几个处事规则,就是他包装自己的一种手段,这就是所谓的另类愤青,确实与传统意义上的愤青有很大的区别。

加入清流党后,张之洞和张佩纶撰写的奏折不计其数,纠弹时政十分玩命,在朝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也得到了慈禧的关注和肯定。慈禧其实和很多大臣一样,讨厌清流党,讨厌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,但慈禧又得依靠他们这帮激进分子,制衡恭亲王、李鸿章等人。因此,她在讨厌清流党的同时,也鼓励清流党的发展。

张之洞很有自知之明,他一直遵循自己制定的处事规则,避免让慈禧心生厌恶。而他撰写的奏折,其

文采和见识,在所有言官中都是最棒的。因此,时人也送给他和他的同事三个美称:青牛角,翰林四谏,清流六君子。无论是“青牛角”、“翰林四谏”,还是“清流六君子”,张之洞都是一哥。如果说李鸿藻是清流党总书记的话,那么张之洞就是清流党的执行总书记。

张之洞奏来奏去,除了获得一些名气外,官位一直没有得到升迁。从光绪二年(1876年)腊月从四川回京,到光绪五年(1879年)二月,他一直待在翰林院做教习庶吉士。两年过去了,其他同事都不同程度地升了职,可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员,而且连上书言事的资格都不具备,他都郁闷得要死。

难道就因为他长得不够帅吗?细究之下,他觉得升官顺利与否,跟他长得帅不帅并没有多大联系。难道是李鸿藻靠不住吗?还真不是,李鸿藻没少在慈禧面前替他美言,好多事情李鸿藻都罩着他,李鸿藻绝对是一个很称职的靠山。

张之洞一直没升迁,原因不在于他不帅,也不在于他没靠上李鸿藻,而在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:在大多数人眼里(包括领导),言官也好,愤青也罢,他们的分内工作,就是上书言事,纠弹时政。既然是分内工作,干多干好都是应该的。也就是说,言官的工作数量和质量不和晋升挂钩。更何况,绝大多数人(也包括领导)都戴着有色眼镜看言官。因此,当言官不太好升职。

张之洞后来也明白这层道理,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,他也想明白了另一个道理:长久不升职,不是说明你干得不好,而是你没干到点子上。上书言事,纠弹时政,虽然都是正事大事,但终究不是什么好事。没有哪个领导喜欢你报忧不报喜,也没有哪个领导愿意听你对他们的工

作指手画脚,特别是女领导。

像慈禧的这样的女领导,就更不能对她说三道四,因为她是个自私狭隘的人,报复心很强。你屡屡上书言事,她没有处分你,已经给你面子了,不要蹬鼻子上脸。女领导一般都渴望得到男下属的力挺和热捧,而力挺和热捧女领导的男下属,也往往都能得到提拔和重用。

想到这里,张之洞决定尝试转型和改进工作方法,寻找机会力挺慈禧。说得直白一点儿,他要想办法讨好慈禧。讨好慈禧,就意味着要违反言官的职业道德。无奈,张之洞又很艰难地作出了一个决定:继续潜伏清流党,穿着清流党的外衣,一边干愤青工作,一边找机会讨好慈禧。

这项工作技术难度很高,操作起来也有风险,但张之洞很有把握,他要做得滴水不漏,面面俱圆,恰到好处。他想,只要讨好了慈禧,让慈禧切实感觉到她对她的好,那么慈禧就会义无反顾地提拔和重用他。他的这个想法完全行得通,但这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机会,他在等待并寻找这样的机会。

光绪五年(1879年)二月,张之洞的机会来了。但在机会来临之前,他第三次经历了丧妻之痛!那个和他情投意合的妻子王氏病故了,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张仁准。他太悲痛了,中年不能承受丧妻之痛啊!

我们无法想象张之洞当时的心情。王氏死后,他再也没有正娶。后半辈子,他虽然娶了李氏、秦氏等作为侧室,但他都没有把她们扶正。

张之洞虽然失去了深爱的王夫人,却得到了朝廷的提拔。同月,他升任国子监司业(清代最高学府的副校长),国子监司业是一个正六品官,他愤了两年,终于升了官,终于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上书言事了,真不容易!